

全球疫情警报不断 延期消息稳定人心

单项协会让东京吃了定心丸



尽管奥运会延期,但圣火将保留在日本

及时宣布延期消息有利于运动员健康

运动员对于奥运会延期能够及时宣布表示肯定,因为悬而未决的状态拖得越久,运动员健康受损的可能性就越高。

这里说的健康受损主要是三大类型:第一种,为找到适合的训练场地而离家奔波,有可能在路上被感染;第二种,被确诊并治愈的运动员,他们可能急于重返训练场而透支了身体;第三种,在许多专业训练场地都因疫情而关闭的情况下,他们可能为了维持基本训练,而面临更高的伤病风险。

南非人卡梅伦·范德伯格,他是男子100米蛙泳项目的伦敦奥运会冠军和里约奥运会亚军。在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后,他与病毒展开了艰难对抗,如今仍处于恢复阶段。在庆幸自己已是退役身份的同时,范德伯格也为仍需备战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们操心。因为在他看来,这个病毒真的很难对付。

“我是一个健康的人,有着强壮的

肺(不吸烟/保持运动),过着健康的生活,而且还比较年轻,尽管如此,它(新冠病毒)仍是我遇到过的最糟糕的病毒。”在与病毒对抗14天后,范德伯格的仍感到非常疲劳并且伴有咳嗽。他觉得如果同样的事落在现役运动员身上,情况可能更糟。“因为还不确定奥运会是否延期,那些已经确诊的运动员会尝试尽快返回训练,以争取恢复时间,但这么做可能对他们造成更多损伤。”

美国的奥运会摔跤冠军乔丹·巴洛斯说,在自己常去的训练场地被临时关闭后,他只能通过举重和骑行动感单车来保持体型。“但是,举哑铃和骑车没法让你赢得奥运金牌。”练古典式摔跤的约翰·斯特凡诺维奇,在没有称手训练道具的情况下,他只能把家中后院的草堆叠起来当垫子用。这种“凑合式训练”的副作用是,训练效果大打折扣,受伤风险却倍增。

赛程冲突可协调 单项协会陆续给承诺

东京奥运会延期势必会造成连锁反应,重新定档后与其它体育赛事的档期冲突就是难以回避的一项。不过,随着世界田联与国际体操联合会的先后表态,这一难题看来并非无解。

最先表明合作态度的是世界田联。该机构表示,如果东京奥运会延期至2021年夏季举行,他们愿意对原定于明年夏季举行的田径世锦赛做出调整。并且,世界田联在一份声明中还透露,他们已经就这一可能性与明年田径世锦赛的组委会有过沟通。

目前,这届田径世锦赛定于明年8月6日至15日在美国俄勒冈州的尤金举行。这也将是美国第一次承办田径

世锦赛。

昨天,国际体操联合会也对外表明了它愿意配合的态度。“在全球危机时刻,我们必须团结起来,互相支持。全球上百万人正面临困境,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。”国际体操联合会在声明中写到,“国际奥委会将研究2020东京奥运会的不同方案,我们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。奥运会是我们运动员的全部梦想,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帮助他们实现梦想。”

国际体操联合会主席渡边守成表示,他们将尽一切可能调整体操赛程,以配合最符合运动员利益的任何决定。



倒计时要重新开始了

运动员煎熬等待能否坚持到明年

桑迪·莫里斯,这位上届奥运会女子撑杆跳的银牌获得者正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。在美国阿肯色大学的训练中心因疫情而关闭后,她没有了训练场地。现在,莫里斯需要做一个二选一的决定:留在家中,以跑步和肌肉锻炼来保持最基础的训练量;或者收拾行李,开车14个小时去亚特兰大的一个训练营。莫里斯说,和很多运动员一样,“我们有点不知所措。”

在东京奥运会是否延期,又将如何延期的疑问尚未有正式官宣的时候,对像莫里斯这样因疫情而“流离失所”的运动员来说,空耗等待的代价太过高昂,“成吨的焦虑”正困扰着他们。“要么冒着健康风险,开车到全国各地去参加私人机构的小型训练营,要么我们就等着看4周后的情况,看训练中心会否开放?”

直到本周一,国际奥委会才终于

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从当地时间24日晚8点左右开始,在首相官邸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进行了电话会谈,提及考虑到参赛选手的准备时间等问题,确定了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左右的提案方针。与此同时,世界田联和国际体操联合会也已站出来表态,愿意为奥运会延期的可能性协调赛程——在全球疫情警报不断的情况下,这总算也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利好。

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

加拿大奥委会率先发难 奥运“推迟”是众望所归

在加拿大奥委会第一个站出来表示,如果东京奥运会如期举行加拿大将不会组团参赛前,美国奥委会刚结束了一场远程大型会议。与以往总是官员们发言、投票的场景不同,125名通过视频参与的运动员才是这场大会的主角。据《今日美国》报道,投票结果显示,这125名与会运动员中的近75%都支持推迟东京奥运会的举行。

这场远程大会持续了约2个小时,与会运动员和运动员咨询委员会成员被提了三个问题:第一,你是否支持推迟2020年奥运会/残奥会?第二,你是否支持2020年奥运会/残奥会如期举行?第三,当国际奥委会决定举办、推迟或取消这届奥运会时,你觉得什么时候合适?结果显示,他们中70%的人支持延期,41%的人反对如期举行。针对第三个提问,34%的人认为应该在国际奥委会掌握足够多的信息后决定,18%的人希望马上得到答案,23%的人认为宣布决定的最迟时间是4月15日。

美国奥委会,它虽未像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的奥委会般冲锋在前、摆明立场,但从当前状态反观过程,不难发现,国际奥委会正拿在手上的这本“剧本”与美国奥委会的呼吁是不谋而合的。就连4周内做出决定的这个时间点,也与美国运动员远程投票中的“最迟时间是4月15日”高度一致。

而在远程会议前,美国奥委会还通过电邮等途径做过一次范围更广的问卷调查。他们向有可能参加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的4000名运动员发出问卷,以了解疫情对他们的训练造成了多大程度的影响,以及他们对奥运会办赛时间的看法。从远程投票和问卷来看,二者得到的结果也呈现高度一致。

截至上周日,美国已有超过20%的人口被要求多居家,少出门。从两周前开始,美国的大学因疫情陆续进入关闭状态,随之谢客的还有众多设在大学校园内的体育训练中心。另外,位于科罗拉多和纽约的两大美国奥委会的训练中心也被暂时关闭。



日本民众围观圣火

对延期举办的可能性松口。此前,这个奥林匹克运动的最高机构一直紧咬,延期或取消东京奥运会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,并鼓励运动员继续训练。在欧美许多专业训练场地都因疫情关闭的情况下,这种鼓励很苍白,而国际奥委会也没能给出可供参考的解决办法。

在这个困难时刻,莫里斯的丈夫、已经参加过三届奥运会的男子跳远运动员蒂龙·史密斯回到了她的身边。之前,史密斯一直在得克萨斯州训练,一边为自己的第四届奥运会备战,一边进修商学院课程。同样是受疫情影响,他的课程暂时全都变成了网上授课形式,训练基地也被临时关闭。

能和妻子共度艰难时刻,对已经35岁的史密斯来说,这是个安慰,因为他很清楚,自己参加第四届奥运会的困难正在变大。“我想我可以坚持到明年,但时间的主动权不在我这边。远离

了教练和熟悉的一切,这让训练变得更加困难。如果(东京奥运会)推迟两年,那就意味着我的职业生涯在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时候,其实已经结束了。我的上一场比赛是在去年夏天参加的。”

适当地放下手机,保持冷静,尽管这很难做到,但却是莫里斯和史密斯给自己和其他运动员最衷心的建议。“不知道奥运会将在何时举行,又或者还会不会举行,如果你太过关注这些话,是很容易情绪低落的。”莫里斯说,“所以对运动员来说,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让自己从恐慌中分离出来,专注于自身……把手机放下来,不要想太多了。”四年努力功亏一篑,这样的情况谁都不愿意承受,所以,尽可能保护好自已的健康并继续训练,这是莫里斯和史密斯夫妇的选择。